

万山青拥 真力弥漫

■吴为山(中国美术馆馆长)

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史，是一部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突围、调适与重构的历史。从碑帖之争到文字改革，从书写工具革新到审美范式转型，中国书法人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中戮力探索，英才辈出。其中，陆维钊先生尤为卓荦，乃承古开新的一代书学巨擘。其学，蔚然深蓄百家精粹，文脉深湛，沾溉后人；其书，师古法得古韵而脱其樊篱，自出机杼，风骨独标。面对晚清碑学运动影响下的百年书法审美之变，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人物。

陆维钊顺应了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碑帖融合趋势，早年以魏碑筑基，中年博采《石门铭》《天发神谶》等碑刻精髓，晚年更借《爨龙颜碑》笔法破解了碑帖对立的困局，将北碑的骨力与帖学的气韵熔铸一体。最具代表性的成果，当属创造了结合篆书圆转结构与隶书方折笔意而形成的“螺扁体”。“螺扁体”作为一种新书体，绝非形式的简单拼贴作态，而是基于对金石碑版与帖学墨迹的深度互鉴：一方面在笔势中融入行草书的流动性；另一方面又通过墨色枯润变化增添文人意趣，创造性地转化了碑学运动遗产，为碑帖融合提供了新范式。

二十世纪以来的技术革新对书法的影响更为深远。硬笔书写取代毛笔，成为最常用的日常书写工具；打字机的引进、汉字输入法的普及，则几乎完全代替了书法的实用功能。白话文运动与几次汉字简化浪潮也在冲击着书法的根基，繁体字的形体美感、文言文的诗性表达逐渐淡化，书法的“文墨共生”传统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。这些现实情势，无不深刻影响了书法的发展路向乃至生存方式，要求书家必须做出应对。如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，通过规范草书结构来平衡实用与审美的矛盾，便是一种尝试。然，随着书法实用功能的剥离，反而促使书法家重新思考书法的艺术本质。如沈尹默主张回归“二王”传统，强调笔法精研

与格调提升，实质上就是通过强化书法艺术的自律性来应对时代剧变。而转向形式探索，以视觉元素重构语言，则自然而然成为书法开辟出表现维度的新途径。如林散之的墨法创新，引入水墨画的渗化技法，通过枯湿浓淡的墨色变化，赋予线条以空间层次与时间韵律。这种突破无疑拓展了传统书法的视觉经验畛域，大大增强其审美表现力，更暗合现代艺术对媒介特性的高度关注。

陆维钊的应对策略，同样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洞察力。他将篆书“象形会意”的原始美感注入现代书写，在突显书法形式语言的同时，又有效规避了纯形式主义的空洞，既有“乱石铺街”的视觉张力，又维系着“纯乎学人手笔”的文气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陆维钊于此以金石考据学养筑牢书法的文化根基，真正确保了承变兼备，让书法进行现代转型时不会沦为无源之水，从而更具艺术本体论意义。

我们以“万山青拥”这个在陆维钊青年与暮年诗词中两度出现的句子来命名展览，亦恰恰因为它是书画与诗境词意互通的佐证。陆维钊年轻时，意气激荡胸臆，遂吟出“曾记狂吟登绝顶，万山青拥一诗人”之句。此际，群山如黛，如奔腾之翠涛；诗人独立峰巅，俨然与天地同呼吸之赤子。及至晚年，他作《减字木兰花·示秋农》，其中虽然又有“万山青拥”之语，但意境已迥然。时空叠映间，青山依旧，而昔日翠涛化为沉碧，环抱之姿转为守护之态，惟“依旧诗人”四字风骨峥嵘，一以贯之。读罢诗词，再对比螺扁大书，但见字势横向舒展，恰似群山绵延；纵向紧缩，又如抱元守一，与青山既为待攀之群峰又是相知之故友，恰成诗书意象互文。观陆维钊画境，亦见诗胆——山势如龙蛇竞走，层层积染，“万山青拥”跃然目前。此诗、书、画之浑融境界，不就是“通中华民族文化”理念的外化吗？

“通中华民族文化”的重要和必要，让陆维钊矢志成为“通人”，进而对书法史的贡献也不再囿限于个人的艺术成就。

事实上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涌入，“现代书法”实验浪潮顿起。行为书法、装置书法，或将汉字解构为观念符号，不断挑战着传统书法的笔墨边界。流行书风通过夸张变形与形式构成，试图在视觉冲击力中为传统寻找当代出口，虽拓展了书法的视觉经验疆域，但也引发了“失根”的批评。新世纪以来，书法界再次出现明显的回归传统趋势。这一趋势既是对过度西化倾向的反拨，也包含着对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认。书法教育体系中“临古—创新”模式的复兴，展览机制中“国展体”与民间书风的博弈，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缠。在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书写生态的今天，书法的文化象征意义反而愈发凸显，被广泛视为连接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。

陆维钊先生以毕生实践，证明书法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，展现了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迸发出的活力潜能。从碑帖融合的形式创新到书法教育的体系建构，从笔墨语言的拓展到文化精神的坚守，他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国艺术的内在逻辑。在传统文化复兴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今天，“万山青拥”展览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陆维钊先生的艺术遗产。这份遗产，不仅关乎书法本体的发展，更关乎如何以中国智慧回应现代性命题——面对数字技术对书写生态的重塑，其“艺文兼修”的理念提示着人文修养的不可替代性；面对流行书风过度形式化的反思，其“以学养书”的实践为传统再生提供了方法论参照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当代语境中，他的创作轨迹揭示了中国书法现代转型的关键，即在传统资源的深度开掘中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而这，也正是“万山青拥”展览超越艺术史叙事的深层价值所在。（文章有删节）



陆维钊用《云峰山》意自作「龙颜碑论」一则 140x35cm 纸本 1970年代后期 中国美术馆藏



陆维钊 莫干剑池图 92x40cm 纸本 1950年代后期 中国美术馆藏



陆维钊 秋山夕照图 纸本 100x42cm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